

文學、宗教、性別和民族

中古時代的英國、中東、中國

蘇其康◎著



文學、宗教、性別和民族

中古時代的英國、中東、中國

蘇其康◎著

文學、宗教、性別和民族

—中古時代的英國、中東、中國

2005年3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蘇其康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叢書主編	沙淑芬
校對	楊蕙苓
封面設計	胡筱薇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門市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777-7 (精裝)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信箱 e-mail: linking@udn.com

序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十年光景，我一直在思考和摸索一個文學的模式，要能超越中西文學表面上異同的時空因子，又能把作品的藝術和文化特徵重新組合和反映出來，這樣的結構組合應是一個理想的模子，而且幾乎免不了要以比較做基礎。因此，我先從傳統的比較角度來整理英國文學裡中古時期的作品和中國文學裡唐代的作品。這兩個時期之所以會雀屏中選，並非因為它們表面上看起來是兩個互不相干、毫無交疊可能的時期，而是因為這兩個是我最熟識的文學時期，以之作爲研究領域的出發點，倍感親切；又因為在個人構思這個題目時，無論素材內容、時期和牽連面，都和中古的中東文學有關，故此，在研究焦點上，我加入了這個界面的考慮，剛好可以對多年來思索的模子作一時空、文化的橫向整合和蠡測，如此一來，這個計劃就順理成章地變爲許多種可能當中的一種比較研究。

徘徊在傳統的影響、意象、類比和主題研究之間，我選擇了人物角色在不同文學傳統裡如何自我呈現，以及他們在外國文學中所造成的印象和衝擊。這種定位一方面是外國文化和形象在某一本國文學中所被接納和回應的情形，另方面，因為探討的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人物，而人物必屬特定的國家族群，因此，這個研究也就順理成章地包羅了兩個角度：文學的和民族誌的。我的注意力並非放在

某幾位作家身上，而是放在整個時期上，不僅僅限於文學批評的考量，也包含了文學史的範疇。此中的理由是開始時我打算做文類的分析，但顯然最後落得要涵蓋更廣闊的思索空間。雖然這個研究基本上是文學的，但因為我無意從事文體、狹義的修辭和語言結構的分析，和只以人物形象做出發，我打算深入民族的背景和文化社會淵源來做探索，跨越了文學傳統的中介，所以在中東文學部分，雖然我無法用阿拉伯原文來做材料的分析，不過因為重點和注意力不在文字藝術的考慮，透過翻譯的文字，大致上也就達成了原來的目標。

乍聽之下，要同時處理英國、中東和中國的中古時期定會面臨許多挑戰和難題，事實也的確如此。因為這三個區域各有其獨特的文化和歷史運作軌跡，要保留它們的特色，同時又要找出彼此間互通的超越基礎，不能用太簡化的眼光來一言以蔽之；幸而在用語言和文化發展的歷史基礎上，有些學者已做了歷史分期和語言史分期的奠基工作，在這些已打上去的地樁上，我們可以馬上往上堆疊磚瓦。西方語言學家如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和一些中國語言學家如董同龢、羅常培、李方桂等早已指出唐代的語言可視之為中古漢語。因此，至少在語言角度上，唐代前後的語文及其表達方式可與中古英文在時代上相比擬，而伊斯蘭興起之後到《一千零一夜》成書這段時期，西方學者和中東學者大致上都沒有什麼爭議，一致認定此為中東歷史(或阿拉伯歷史)的中古時期。有了共同(或堪可比擬)的歷史時期，好些顧慮便不存在了。至於文學研究上的疑惑，就借用文學研究的方法去自行解決，而民族誌描述的層次，也就交由相對的社會科學的視野去調和，故此，這個研究題目同時也是一項科際整合的企圖。簡單地說，本書是利用文學的素材和分析來書寫社會史的側面。

因為大體上這是個中古範圍的研究，我盡可能使用中古學者所通用的方法，也就是文史合流，不忘語言訓詁和對特定修辭主題 (topos) 的探討來分析英國、中東、中國這三個傳統的表現方式。可堪作範式的西方學者包括Erich Auerbach, Ernst Robert Curtius, Leo Spitzer, C. S. Lewis, Morton Bloomfield, D. W. Robertson, Donald Howard, Piero Boitani等人。他們的注意焦點是既文藝亦文化。事實上，西方的中古學者幾乎無法不身兼比較學者，因為西方的中古傳統無可避免地要整治、融合、比對和回應不同文化和王國所牽引出來的問題。至於唐代的中國，也有類似的情形出現，只是傳統的中國學者每以道統和上國天朝觀的角度來看歷史，輕易地遺忘了在南北朝至唐宋之間，有不少的邊疆民族一直用各種方法敲開中原的大門，從事經濟、軍事、文化甚至宗教上的溝融。如果再把這些邊防異族範圍縮小，中東民族在唐代就與漢族交往頻仍，一如他們的族類在差不多時段與歐洲各王國和民族在西方互相影響交鋒那樣。從這裡設定座標，縱貫兩線的素描，即英國和中國的關係，便透過中東這個中介地域而連接起來。本書各篇在材料的選輯上都有意反映這個模式圖象的線和面。

在中國文學部分，因為歷來作品和史料都從特定的角度透視，對外族人物的處理通常只就正史所關心的項目著墨，而且把漢化定為一最高標準的指導原則。這些外族人物的特色，亦即與漢文化相異之處，無論人種面貌、來源、血緣關係、語言、活動空間、天候和地域、社會習性、宗教和藝術的表現都不一定詳盡地記錄，許多地方甚至極為簡單模糊，因此在詮釋之前先要借助許多前賢的考據，如果這些基本資料不充分，還要自己來做考據，一方面分身乏術，另一方面在行文推理中，又要兼顧史實的考訂，自覺無法暢所欲言，在文體上似乎也與其他部分的文章稍有分別。其次，有些圖書

資料，雖然透過國內外的館際合作，仍無法掌握，經常要用其他輔助性的材料來補漏，到事後看到那些寤寐以求的資料時，往往百感交集，因為即使沒法看到那些較直接的資料，論文的大方向和基本論述架構其實也能大體成立，可是已多耗費時日，而時間對做研究的人來說經常是最寶貴的資產和最大的債務。在研究期間有兩件世界大事都與這個計劃發生關係和產生文化歷史上的激盪，其一是波斯灣戰爭，使我不得不思考在哈珊(Saddam Hussein)領導下的伊拉克究竟與黑衣大食朝有無文化上的跡象可循，更複雜一點的課題是伊斯蘭文化在內如何達到綏靖的效果，而在外如何與西方文化共存共榮；其二是蘇聯的解體，變成獨立國協。黑衣大食一度與唐代中國有直接往來，而獨立國協中部分國家其實是當年中國西域都護府的疆域，國協人民的先祖就是本書的研究對象。歷史有無軌跡，文化運作有無模式，民族性會否改變，正為此計劃所引伸出來的另一層面，思之更覺得這個研究該早日定稿。

像這種科際整合的研究而不提一些謝意的話是非常奇特的事。事實上，在過去一些年來，有好些同道和朋友頗為關心我所從事的冷門工作，但有時自己也忍不住想，從事中西比較文學的研究而以中古時期為重心，是否承擔了過多的孤寂？然而基本學術研究，特別把歷史放在還原的空間裡處理時，研究者所要面對的正是這種屬於心靈驚喜的孤寂；不過，孤寂可能是邁向智慧的軀始。遊鷺至此，遂覺泰然。在處理中文史地傳統時深感欠負前賢甚多，包括：張星烺、馮承鈞、向達、岑仲勉、白壽彝、方豪、季羨林、蘇北海和許多其他中國、日本和歐洲的學者。是他們開闢了西域研究的天地，使後人得以昂然正視中國的邊疆民族和中西交通史。雖然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文學界的學者，但卻奠下穩固的文史工作根基，使中國與中東的文學關係可以逐步展開。可惜的是在今天，不論在臺

灣或中國大陸，這種西域研究的學者已漸成日薄西山的氏族；時尙已成了基礎研究最具殺傷力的敵人。幸而在這個研究初稿完成之後，中國大陸又出現了幾位非常有水準的西域研究學者；似乎是向達和季羨林諸賢已有了傳人。

這部書的基本架構是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資助下所完成的。期間是民國79年8月至81年7月，但實際結案是在81年11月，題目是：「早期歐亞文學因緣：英國、中東、中國」。其中第一章〈中古英文傳奇之撒拉遜人〉爲增訂改寫同名的文章，發表於《中華民國第一屆英美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主編(台北：書林，1987，頁3-22)；第五章之〈唐詩中的伊蘭裔胡姬〉爲修訂同名文章，發表於《中外文學》18.1 (1989.6): 22-57；第六章之〈南北朝與唐代故事中之西亞人物〉爲英文文章“Middle Easterners in the T'ang Tales”之修訂本，原刊於*Tamkang Review* 18 (1988.8): 259-75 (Printed in 1989)。協助我一起爬梳資料的助理研究員是張錦忠(現在已成爲系內同事)，前後兩名研究助理爲余慧珠和徐惠卿。研究計劃裡的兩名諮詢人爲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的林冠群教授(現已移師中正大學歷史系)和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的張日銘教授(並蒙賜贈其阿拉伯文學的大作)。兩位專家的指正使我在修訂論述時更具信心，當然錯漏的責任都應該歸我。1992年杪，我曾郵寄〈唐代的伊蘭胡與烏孫苗裔〉一章的初稿至北京大學向季羨林教授請益，到1993年孟春4月我到北大開會順道拜謁他時，他還是沒有收到稿件，至爲可惜。在資料的搜羅和館際合作的期刊影印方面，中山大學圖書館參考諮詢組的同仁密切配合本計劃的需要，使研究能順利進行，功不可沒。研究計劃結案後的次年，曾與某出版社接洽，惟因需配合編排要求刪掉註釋，殊難同意，所以便把底稿一放經年，這段期間我順便隨時添補資料並修訂整理一

番。部分修訂稿的繕打要謝謝前任助理胡斐瑜，修訂稿的查核、校對和索引校勘，要感謝目前的研究助理郭如蘋的費心。這部書要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兩位匿名審查人費時多月，提供意見，使我在出版前可以做最後的補拙，也謝謝「聯經學術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們玉成這件曠置多年的舊檔。

蘇其康 高雄市西子灣

2003年9月

目次

序 i

導 論 東西文化岔路上中東民族的形象	1
--------------------------	---

甲篇

引言：歐洲傳奇對異族的建構	21
---------------------	----

第一章 中古英文傳奇之撒拉遜人	27
-----------------------	----

撒拉遜人的原型	29
---------------	----

《米蘭之圍城》系列傳奇	39
-------------------	----

英文傳奇對伊斯蘭文化的扭曲	62
---------------------	----

撒拉遜女子的形象	70
----------------	----

宗教和性別上被顛覆的撒拉遜人	77
----------------------	----

撒拉遜和突厥人	81
---------------	----

撒拉遜蛇蠍毒婦	88
---------------	----

基督徒騎士的歷練	98
----------------	----

另類的撒拉遜人	107
---------------	-----

乙篇

引言：中東文學裡的本土人物	129
第二章 《一千零一夜》的女性	137
女性的情慾	154
女人內心的世界	160
貞節女史和女戰士	165
第三章 《一千零一夜》的男性	187
邪魔外道	209
斷袖之癖	214
行商與詮釋的前文	224

丙篇

引言：絲路上的胡人	237
第四章 唐代的伊蘭胡與烏孫苗裔	243
地理學與人類學的考量	243
人種上的認定和文學則例的調整	252
烏孫的地域和人種	255
第五章 唐詩中的伊蘭裔胡姬	273
第六章 南北朝與唐代故事中之西亞人物	307
結 論	357

參考書目.....	367
-----------	-----

索 引.....	381
----------	-----

導 論

東西文化岔路上中東民族的形象

一個國家對另一國家觀感之形象探索，從比較文學研究肇始之初便已奠下穩健的根基，但一個國家對另一國家的關注每每牽涉到長時間的觀察和印象的吸收、抗拒、錯覺、執著、扭曲、誇大、理想化、甚至穿鑿附會的杜撰。這些做法有些是系統性的，有些卻是偶發的，要照顧到一個特定時期各種觀感，必須對文獻和媒體資料作廣泛性按年代的追蹤，而且要把它放在一定的衡量基礎上，並以其時代的思潮背景來闡釋某些現象。故此，細節的發掘非常重要，不單作為歷史文意的訂定有此需要，對突顯屬於作品其時其地的社會意識和美學意旨也有此需要，近年來英美文學界一度流行的新歷史主義研究法更非常重視事件和潮流發展中的小節，尤其肯定所謂非主流思考中的微末細節和軼聞對成規的形成所扮演的角色。從一個簡化的角度來看，任何事件的片言隻字都可能構成相當層面的歷史意義，但在理論上不管所搜羅的資料細節多廣泛，總有疏漏之處；利用這些細節和資料來重組原來未經扭曲的歷史圖象固然繁複費神，即使以之追尋偏差了的形象個中底蘊和原始過程也殊非易事。簡單地說，一個受誤會的形象，就是某國對另一文化的錯覺或刻板式的理解，而透過文學作品來探索文化的印象根本就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課題，因為往往事實和虛設、真實情形和文學成規不易辨析，年代越久遠，對原來面目的歷史分析越不易釐清，很多歷史紀

錄都已經在煙霧瀰漫的文化氣候中消失。另一方面，史實沿革的本貌不易追蹤，正史常常肩負滲有政治意圖的筆觸，更使文化錯覺的繁衍變本加厲。但即使有這許多的障礙和陷阱，從事這種研究仍要找出一個可使力的焦點才能順利整理出一個可以駕御的題目。

本書其實還不僅是一個形象研究，因為它同時也是一種人物的民族誌研究，也就是這個民族在人類學上的分布、關係和特徵，不過在書中卻刻意不探索它的來源，因為這方面的討論應該屬於文化人類學的工作。基本上這個民族的處理方式包含它的文化特徵之研究，此中又分為其民族成員代表了什麼？如何算是圈內中人和圈外人物？在概述推理中還要呈現這個民族如何運作？換句話說，這個民族的文化體系裡的風俗行為都在查考之列，其次，書中將會運用多重的方法和不同形式的資料與文獻來觀察這個民族，第三，論述時將採用多重的透視和角度來分析這個複雜的民族，第四，基於此一「民族」為古代的民族，無法用田野採訪和實地觀察為之，只能用中外典籍文獻(包括文學作品)來交叉並作長期間的比對探討，簡單地說，本書的重點大致上算得上是一個大種族在三個不同文學傳統中長時間表現的考查。至於這三個殊異的文學傳統則分別訂定為中國文學、中東(因為此中的阿拉伯含有大量的波斯的元素，故無法直接視之為阿拉伯)文學和英國文學，其中的中國和英國，在研究劃定的年代，大體上沒有互相影響和溝融，所以傳統直線型的影響研究無法達成既定的目標。其次本書所專注的民族其實就是中東的男女人物；在東方他們和中國交往，而在西方，他們卻也和英國以及其他西方文明圈的人士交往。在本書中，一方面將探討中東人物在三個不同傳統中的形象，包括他們在中國和英國文學裡的類比和影響，以及在中東文學裡這些人物自說自話的表現方式。在另一方面，我們試圖串連起英國和中國的文學因緣，不是透過平行研

究，而是透過他們對一異族文化的感受所產生的共同關切項目。這些中東人物，在中古的英國主要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少部分的土耳其人，在中古的中東則主要為波斯人、伊拉克人、敘利亞人、阿拉伯人、埃及人、猶太人和少部分的土耳其人，在唐代的中國則主要是波斯人和中亞的伊蘭裔各國人、阿富汗人和阿拉伯人。在既定範圍內，書中將盡可能描繪這些中東人物在三個傳統裡呈現的特殊面貌。因此，雖然本著文藝和修辭情景的著眼點，這些人物的處理技巧也顯現出作者或敘述者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的運作，也就是反映出引文素材的時空背景和社會現實狀況交疊的歷史軌跡界面，這個透視已不是單純的文學思考而是廣義的文化分析。然而，爲了事實上的需要，我把英國傳統對中東人士(或可簡稱作撒拉遜人，Saracen)的興趣限定在中古英文傳奇的範圍之內，尤其是韻文的傳奇(metrical romance)；在量的方面，中古英文有韻體之傳奇有一百篇之譜，短者數百行，長者以萬行計算，而且英文傳奇與法文傳奇有極親的血緣關係，法文傳奇的敘事心態，大致上都在英文的傳統裡保留下來，而英國與中東的關係，又代表了一個新猷的軀始。因此，英文裡的視域基本上成了一個統合縱貫的新歐洲視域。在中東文學方面，我選定了《一千零一夜》這部故事集，因爲在本質上此集具有波斯、阿拉伯、印度、甚至埃及、土耳其等地的民俗傳統¹，而以阿拉伯(更確切一點應是伊斯蘭)的面貌出現，但在故事中仍有

1 此為研究民俗學和阿拉伯文學學者間公認的看法，關於《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和波斯源頭，見Maurice Bouisson, *Le Secret de Shéhérazade: Les Sources Folkloriques des Contes Arabo-Persans* (Paris: Flammarion, 1961)。歐洲的故事篇與《一千零一夜》有俗文學上之平行母題的作品，見Alice E. Lasater, *Spain to Engl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rabic, Europe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Middle Ages*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74), 114-119.

此等地區較高文明的波斯文化的傳承痕跡。在內容上，此集保有各地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內涵的優點，以之窺探屬於文學的人物誌，尤其是故事裡保留了相當多的地方和民間活動的色彩，更為中東地區最恰當的選樣資料。因為在古代「歷史」與「故事」觀念的分別相當含糊，很多時候這兩種資料可作互相填補，也可作互文(intertextual)的指涉，拉丁文*historia*(歷史)一詞既有故事的意思，也有查究問題之意，其他歐洲語言如法文、西班牙文等之「歷史」一詞均類同；在早期社會裡，傳說往往經過一段時期便成了錯覺歷史的正文，而歷史也有演變成爲民間傳說的源頭，所以把來自民間傳統的故事集視作史料早爲學者所採用，特別是古代的遊記，本質上往往是介於歷史與傳說之間，譬如法國學者費瑯在1914年出版的中古時期中東地方的交通史之史料即爲一例²。在中國的正史《唐書》裡，史家對阿拉伯的記載也有把傳說與歷史混一不分的，比如說大食國王「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³。寫歷史的人本來的用意是指出其地風俗與中土殊異，荒誕不經，但在處理的手法上，似有證實傳聞的用心，所以歷史的真實和幻設，並非用簡單的二分法便可解決，應用在文學作品上，並以之還原，更形複雜。至於在中國文學方面，因為史籍浩繁，篩選不

2 Gabriel Ferrand, *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é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 du VIIIe au XVIIIe Siècle*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耿昇、穆根來譯，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3 《舊唐書》卷一九八，〈列傳一四八，西戎〉，十六冊(北京：中華，1975)，第十六冊，頁5315。

易，史籍中對西域諸族的記載，因地緣和文化關係，不如對東方諸族的詳盡。在文學作品裡出現的中東人物也有其時代性，而且經常籠統爲之，所以在這方面我挑選了屬於類書的《太平廣記》和與史籍看似不相干的《全唐詩》做重點探測對象，並附以必要的史籍和考訂作爲闡釋說明。然而，佐以典籍並不表示重大問題都解決了。其中一個難題是中國典籍(文學的和非文學的)不像西方和中東的敘述者之比較精確地注意到外國和異族人物的外貌和本籍，在我們的作品裡都通稱「胡」，因此，任何一個研究者都要費相當的工夫把「胡」還其本籍，但經常會徒勞無功。此外，歷來中文的對音法都不甚精確，中東人物的名字要還原爲波斯文、粟特文、阿拉伯文、突厥文、梵文等，即使學者能掌握這些語文，也像處理刁鑽的拼圖一樣，不一定有十足的把握，常常要碰運氣，而且文化影響有強勢和弱勢之分，冠突厥文名字的人不見得就是突厥人，冠梵文名字的人也可能是伊蘭裔人，不一定是印度人，這些都構成相當程度的困惑和干擾，如果不比對西方的文獻，單靠漢文典籍的提示，有時，研究工作踏出了第一步便難以爲繼。其次，像這種以文學爲取向的研究，處理中國古籍還有一項困擾，就是我國的故事絕大部分都僅有敘事的形骸，難有肌理的現身，描述又以簡潔爲尙，欠缺一些敘事的迴旋和想像空間，使分析不易著力。

這些中文故事被收在大部頭的書刊或筆記叢刊裡，往往是因爲它們的奇幻特性而非爲其顯性的文藝價值，所以多半爲軼聞怪談的描摹，又每每因爲篇幅太短，似史逸趣聞又似筆記大綱，難以構成完整自足的文藝故事或短篇小說，能夠發揮演繹的空間不多，這是這種文類先天上的弱點。

與中文作品在分類上含混的情形比較，英文和阿拉伯的故事則較爲清楚。在英文方面，中世紀法國詩人和學者薄蓼(Jean Bodel)